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HUIZHOU MINYAO

# 徽州民谣

◎方 静 采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徽州民谣

◎ 方 静 采编

历史点滴的记忆  
宗族呼吸的声响  
生命的自然倾诉  
平民的自我写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民谣 / 方静采编.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1093-685-9

I. 徽… II. 方… III. 民歌—作品集—徽州地区 IV. I277.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345 号

## 徽州民谣

方 静 采编 责任编辑 疏利民 技术编辑 程玉平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650×960 1/16
电 话	总编室: 0551-2903038 发行部: 0551-2903198	印 张	17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242 千字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81093-685-9

定价: 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本土徽州文化研究

魅力绩溪

徽州民谣



责任编辑 疏利民

技术编辑 程玉平

封面设计 吴成和



英鐘

真品





# 留住徽州文化原生态(自序)

——关于徽州民谣的采集与整理

徽州文化的原生态，包括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社会原生态两个层面，是一个立体的人文概念，其核心是“天人合一”或称为“和谐”。徽州文化的一个经典理念是“和”，包括人与自然的“和”，人与神的“和”，人与人的“和”。人与自然的“和”产生了“桃花源式”的“中国农耕社会的最高文明”。人与神的“和”产生了“与祖同乐”的各种徽州庙会现象。人与人的“和”产生了近乎完美的“宗族自治”的社会管理方式。徽州文化原生态中，任何一种人文现象都是“和”与“不和”社会的一个平衡调节器，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民谣，正是宣泄那个时代生活情绪、描述那种现实状态、舒张那种社会压力的一个重要解阀器。

徽州民谣归属于徽州文学类，因独特人文环境孕育而成为个性鲜明的区域性民谣群。它的光彩夺目是与徽州文化的显学地位相称的。民谣，是民间歌谣的俗称。《诗·魏风·园有桃》载有“我歌且谣”一句。《毛诗故训传》：“曲合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南齐书·五行志》：“歌谣，口事也。”据考，歌与谣是两个既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概念，谣是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即有点类似“清唱”，有时用说、吟、讲更准确些，如民间的顺口溜、打油诗、绕口令、游戏用语、猜拳令、仪式套语、节庆赞语、小戏唱白等，但与零碎的俚语、俗语、谚语不同，民谣已是一种带有个体情感的创作。这些源于“生活”、来自底层、口传直“唱”于民间的大量村谣乡谣，最接近生活实态，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载体。可以说，民谣是写在徽州人心中流传于民间的另类重要的“徽州文书”，一种十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本土，只能产生徽州本土民谣。在徽州这片千年故土上，每一寸道路，每一片瓦砾，每一座桥梁，都积淀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徽州经过中原移民和徽人走商数百年的孕育，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重要分支）。徽州古邑，是一个环境比较特殊的岩邑，山高路险，交通不很顺畅。根据自然地理特点和语言、生活环境的差异，素来“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在绩溪，这种特点更加突出，以徽岭为界，绩溪民谣大致分为岭北、岭南两个区域。岭南岭北的方言种类不一样，许多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一首题材完全相同的民谣会出现多个版本。如《推车谣》岭南版是：“推车（cōu）磨车（cōu），磨到外婆家。外婆不在家，后门头打老鴟；打一只，烧烧吃；打一双，余余汤。余给哪个吃？余给我家宝宝吃。”而岭北版的是：“推车哥，磨车郎，打发哥哥上学堂。哥哥一对花包肚，弟弟一对花衣裳。花对花，柳对柳，干渍菜，下红酒。你一杯，我一口，还有一口，放到外婆家门背后。”《蜘蛛吊水》、《十指胴纹谣》、《给外甥女做媒》、《拍手谣》等也有南北版本。但随着徽州水陆交通的改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加速，民谣流行区域的界限已逐渐模糊。

徽州民谣是徽州人民创作、吟诵、口传心记的民间口头艺术，反映了古徽州人劳动、生活、习俗、时政和思想感情，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珍宝。它的产生和自身发展源远流长，一直沿着一条民间自生自灭的路线，平民性和自发性伴随着民谣的起伏兴衰，而平民性也决定着民谣因非文学主流而向来不为“正统”所重视。这些长期散落民间、难登大雅之堂的草根瑰宝，完全通过老少口头代代相传，装进一部分人的记忆中（少见文字记载）。也正因为如此，才保持了一种文化形态上的原生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传播方式的改变，这种口传文化的生存正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是产生民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徽州人聚族而居，交通不便，识字不多，书写不易等状况，使得民谣大量传播，成为反映心声、排遣情感、传达信息、凝固思想的一种方式，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区域人文背景的传播基础正在逐渐弱化。二是口头传播这种传统方式正面临着冲击。交流方式多样，信息传递快速，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的今天，口传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很大的挤压，民谣流传、衔接、再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三是抢救难度大。过去很少有人意识到民谣的文史价值，虽有零碎记录整理，但少有系统整理，系统研究，由于时间跨度大，情况不明，加之有记忆失传等方面的原因，民谣采集与整理、研究工作相当艰难，唯其如此，系统抢救民谣的工作迫在眉睫。

## 二

一年冬天，我在绩溪上庄胡承哲家，第一次收集到胡东海口述的三首民谣。回来后进行了整理，震撼不小，也更加坚定了收集徽州民谣的决心。在徽学研究的乡野调查中，又发现了一批“沓皮秀才”、“布衣学士”或“爱管闲事”的年长老头和村妇，掌握着数量相当多的民谣，他们后来成了我徽州民谣采集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村志》、本土徽学研究资料和《县志》等文字线索进行搜寻。我对采集工作提出了三个基本标准：一是原生态。内容与形式保持原汁原味，力求文字记录口语化，保持方言味，避免修饰润色，对方言词语词组加以注释或注音，对一部分流传甚广的“唱”

的民谣标注了主旋律音符。二是真实性。尽力做到与民谣口述对象面对面，对于搜集到的原始记录手稿，有条件的都进行了重访，以弄清来源，并且注明采集时间、地点、口述人、大致流行区域，确保具有第一手的学术史料价值。三是思想性。注意从广义上筛选内容健康、题材多样、风格不同的民谣，做到取舍得当，代表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兼收并蓄。

从采集并经筛选的230余首民谣看，徽州民谣从地域上来分，有歙县民谣、绩溪民谣、休宁民谣、婺源民谣、黟县民谣和祁门民谣等，因方言不同，它们又有各自的特点；从内容上来分，有徽商民谣、生活民谣、劳动民谣、爱情民谣、时政民谣和儿歌等。当然这种分类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在类别上，以生活类最多，类内也可以根据内容分若干次小类。内容与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艺术的独创性，如采茶、采桑、种田等，其中以反映劳动生活、婚嫁、做屋、礼仪、过节等徽俗民情民谣最多。徽州民谣的表达形式丰富多样，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有的字数相对工整，如七字五字四字一句；有的则以对话式如山歌，还有些游戏（类似接鼓传花）、谜语（物谜）形式出现。从时间上看，采集到的徽州民谣以民国以前的为主，既有反映徽商、徽商妇生活苦楚的，也有反映普通人生活生产题材的，有关现代民谣题材不多，只有程光宪的《大跃进》、《一九六〇年》、《文革谣》，邵培琦有关血吸病的民谣和汪自源收集的《砍树谣》等。通过剖析，笔者认为，徽州民谣有如下几个特点。

（1）原生态性保持较好。无论是整体的内容或是存在形式，都保留了浓郁的乡土味。这种原生态性，是指民谣产生传播历史过程的完整性、存在方式的真实性和存在时空的唯一性。如许传成口述的《十八摸》，胡亚虎采集的《打牙牌》，胡家褪口述的《接小姨》，冯志坚口述的《瘌痢问答》，胡东海口述的《回娘家》，程光宪口述的《挑水浇茄》、《起屋赞梁》，许玉泉、邵名农口述的《撒五谷》等，仍“处于”一种历史的状态。内容上，如《起屋赞梁》，是徽州人盖新房时起梁仪式上吉祥用语的演变，《撒五谷》是人死时殡葬过程中的一种仪式用语，《十只蟹》是徽州民间酒桌上的猜拳令，笔者发现，许多叙事性的民谣都有一定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原型。如

《瞎娘嫁女》、《兰玉莲》、《摇篮谣》、《斫树谣》、《抗战》、《大跃进》等，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有的是根据真人真事流传的。谣体形式上，《十送郎》、《十月怀胎》、《十八摸》是以数字开头的常见模式，《打牙牌》、《摇篮谣》等已发展成传唱的民歌歌体。下面这首《瞌睡虫》则是以婆媳对话作引语的对话式：“细（小）媳妇做夜做（晚上加班）至深夜，打瞌睡口吟：瞌睡虫，瞌睡虫，瞌上瞌下不由人，保佑公婆早早死，保佑丈夫会赚银。保佑俺自家早大早成人。婆婆：你只瞌睡讲么仂？媳：俺讲：瞌睡虫，瞌睡虫，瞌上瞌下不由人，保佑公婆百百岁，保佑丈夫会赚银。保佑俺自家早大早成人。”寥寥数语，婆媳对话的场景作了历史性的定格。

(2) 方言特色明显，口语味道正宗。民谣是一种“说”的语体，根植于口语，最大的特色是方言押韵，整体风格是表述口语化，内容直白，节奏律感较强。徽州方言系吴越古语，它保留了大量的古词古语，各县间又有很大差异。如绩溪方言在徽州方言中有着自己的地理“个性”。如称谓上，老倌老妪指老公老婆；代称上，俺（我）、尔（你）、渠（他）；描述上，“细”意为“小”，“嬉”意为“玩”，“肉滚滚”、“白月月”、“簇簇新”、“圆糯糯”等通过叠词描述物的样子；劳动生活器具，如官升（小量器）、官斗（大量器）、火熥（烤火的器具）、祫八（破布粘贴一起）、蒂筐（盛针线的竹制筐）；生活用语如窄窄脚（裹脚）、鸡眼睛（脚指头）、脚膝头、脑盖（脑袋）、行命（衣食）；动作如做伙（一起）、踩翘（怎么）、不生（没有）、么仂（什么）、睏告（睡觉）、打摈（打扮）、夜作（晚上加班）、扣（去）。其他各县的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方言表达有方言的特殊效果。徽州民谣最大的特色是用徽州方言这一地道的工具来表达，尤其是在发音采韵、形态描述、土语运用上。如儿歌《月亮下来看世界》方言味浓：“月亮太太，拜尔三拜。保佑明年好世界！世界多多，端上灵山看外婆。外婆在哪块？在天上。彩翘（怎么）上扣（去）？金钩银钩钩上扣（去），彩翘（怎么）下来，糠筛米筛筛下来……”方言“太”、“界”与“拜”以及“多”与“婆”同韵。“彩翘”、“扣”、“金钩银钩”与“糠筛米筛”则是地道徽州俚语。

(3) 艺术表现多样。徽州民谣遣词造句不雕琢、不修饰，比喻

叙事生动、形象、有趣，拟人比、借古讽今，有的甚至用普通对话口吻来通篇叙述某人物或事件，都是真实生活的有感而发。爱情是各种文学题材和形式的主题，民谣也不例外。《庙山情歌》是流传甚广的爱情谣。这是一种古典式的徽州爱情，通过男女相识、约会、相送、做梦等情节，表达细腻大胆。“叫声哥哥你记真：我家住在庙山村（村名）。屋后有棵大栗树，门前有架葡萄藤。”“夜里做梦喜悠悠，梦见情哥侍床头。五更鸡叫惊破梦，眼泪湿透花枕巾。”而磡头许传成口述的《月亮起山一盏灯》则以七字一句、男女对话的形式陈述了山村男女互相倾慕的热烈情怀。第一段以男子的口吻叙述：“月亮起山一盏灯，十八岁瞟姐到如今。上街瞟了一十八，下街瞟了二十春。他人说我瞟好姐，瞟上好姐拜好神。”“瞟”在绩溪方言中是“偷偷看的意思”。谣中用一个“瞟”字，把少年男子的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段则以女子的口吻：“姐儿听到郎声问，手拿衣衫爬起床。双手来开门两扇，叫声郎哥再进门。手拿板凳郎哥坐，泡碗香茶定郎心。问声郎哥吃菜饭？问声郎哥吃点心？”紧接着又对白，“点心茶饭都不想，一心想着姐的人。哥嫂今夜早就睏，你我今夜要小心。”“姐姐今夜睏哪枕？不知可否睏一头？女脱衣衫白如雪，男脱衣衫白如银。你做妻子先睏倒，我做狮球滚上身。”“昨夜房中人一个，今夜房有姐夫人。”“老娘不曾排八字，哪里有个姐夫人？”借问、反问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有的拟人比喻很有地方色彩。如用“水生骨头路生毛”比喻冬天下霜结冰，用“蜘蛛吊水”形容新媳妇刚入婆家门时的心理状态，用映山红比拟爱情，用木槿比喻对爱不忠。用苋菜根、苦荬根比衬姑嫂都是一条根（苦出身）。用河边田，表示赌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用青竹叶来表达商人的苦楚。还有用反刍手法嘲笑违反常理的行为和物象，如绩溪岭北冯村冯志坚、宅坦曹松年口述的《月亮升起》：“月亮升起，捉贼偷米。聋子听见，哑巴叫起。跛子抓着，瞎子认米。前呼后拥，送到衙里。瞎子县官来审理，毛贼原是宝贝弟。”听来风趣幽默，意犹未尽。

（4）节奏明快，用韵自由，韵散结合。以七字或五字为一句居多，长短句比较随意，有时内容跳跃得厉害，大多押韵，韵脚均为方

言音，换韵没有严格要求，也有重复韵脚或跳韵的。如旺川叶顺女的《十岁姑》：“一岁金，二岁银，三岁捏簪帚，四岁绣花瓶；五岁许人家，六岁进婆门。七岁会管家，八岁生大子，九岁做孺人，十岁喇叭鼓手送进祠堂门。”“银”、“瓶”、“门”、“人”、“门”韵脚相扣，极为典型。也有一般的比较自由的押韵谣。如临溪余百慧口述的《推磨歌》：“推呀磨，磨呀推，做挞馃（一种素馅面饼），打锅魁。你一个，我一个，还有一个给闵闵，吃了打跟斗。一打打到外婆家门口，外婆不在家，舅舅舅母一顿火牙权。”谣中先后有“推、魁”，“狗、斗”，“家、权”三层方言韵脚。

(5) 风土民谣，语言朴素，但震撼力强。如《抗战》反映的是丈夫被日本鬼子炸死后，妻子复仇的心情。反映男女情感的《高兴嫁给种田郎》、《十送郎》、《五更说私情》、《寡妇思夫》等，描写男女内心世界细腻生动，尤有地方特色。磡头许传成的《四季探妹》质朴而味醇：“正月里探妹正月正，家家户户喫去看灯。看灯是假意，看你是真心！六月里骄阳正当中，俺卖阳（箬）笠喫到田塍。买卖是假意，看你是真心！八月里探妹八月中，家家团圆呐赏月宫。赏月是假意哟，看你是真心！腊月探妹呀雪里飞，俺卖柴炭到院中，卖柴炭是假意，看你是真心！”反映绩溪风俗的《拜年》、《二月二》、《讨亲》、《给外甥女做媒》等，也值得人们深思；反映徽商生活的如《前世不修》、《徽馆学生意》、《写封信啊上徽州》、《火萤虫啊低低飞》等，有的成了“千古绝唱”。其中，临溪胡观生、胡桃仙、余百慧等人口述的《火萤虫啊低低飞》流传甚广：“火萤虫，低低飞，写封信，到徽州。一劝爷娘别牵挂，二劝哥嫂不要愁。一日三餐锅焦饭，一餐两个腌菜头。面孔烟抹黑，两手乌溜溜。日子过得好可怜！可怜！可怜！好儿不低头！今朝吃得苦中苦，好的日子在后头！出了头，当老板，赚大钱，回家做屋又买田！”这是一首有着极强思想性、哲理性和艺术感染力、震撼力的民谣，“出了头，当老板，赚大钱，回家做屋又买田！”这是普通徽州人的真实想法。邵之惠口述的《甜竹叶》最后两句是这样：“你要到杭州来看俺，拿个布袋背骨头！”这是徽州人对自己“前世不修”命运的诅咒，更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研究徽商生活的第一手史料。徽商民谣，曾对徽商的形

成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茴香(回乡)萝卜(落泊)干不能自己端”,是支撑徽州人的精神支柱,是徽商历史的写照,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历史地位。

(6)含量丰富,流传久远。古徽州,经过长期积淀,有着肥沃的民谣生长土壤,即使在偏僻的村子也流传有大量民谣。民谣创作是一种无名氏的群体创作。他们在劳动中酝酿,在流传中完善,辗转相传中讹变,在重复中拓展生存空间,流传的主体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尤其是乡村妇女,口传记忆最为擅长,她们膝承幼婴,从握手教唱《推车谣》起,代代传承。由于民谣记忆以儿时口传影响最大,故能流传久远,承传如故。我的考察和判断,民谣的产生首先应是从儿歌或童谣开始的,而儿歌又是与儿童游戏联系在一起的。在绩溪、歙县,现在仍流传着大量儿童游戏项目,如“点指邦邦”、“帽鹰拖鸡”、“数数”、“看胴纹”等。这些是徽州民谣茁壮成长的真正摇篮。就数量而言,儿歌在徽州民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徽州人非常重视从小教育,因此儿童游戏及儿歌的内容,也极力灌输读书做官的儒家思想,散发出正统理学家训味道。如《摇篮谣》、《哥哥考个秀才郎》、《采茶谣》、《推车谣》、《数数》流传最广。由此也看到,这是民间口头文化传承具有坚韧顽强性原因之所在了。遗憾的是许多口述人在我采集的民谣成书时已过世,我的民谣抢救记录因此成了他(她)们的绝唱。

### 三

民谣作为一种民间口传艺术载体,思想、价值和信息的原生态性具有极高的含金量,蕴涵着丰富的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信息。徽州民谣既涉及身边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题材,也反映比较尖锐独特的社会问题,其描述和暴露的视角和广度具有直接性、鲜明性和针对性,无疑,这是徽学研究值得重视的领域。因此,徽州民谣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透过民谣,可以窥察数百年来徽州封建家庭伦理关系一些奇特和典型的现象。徽州是程朱阙里,受朱子理学影响尤为深重。在徽州宗法自治过程中,祠堂统治着一切,儒化的族规家训村

俗甚浓,对此执行得也尤为严格彻底。生活类民谣,是徽州民谣最丰富最精华的部分,涉及此类题材较多。如《瞌睡虫》、《蜘蛛吊水》,反映的是一种畸形的婆媳家庭伦理关系。民谣内容本身就是朱熹礼教尽孝、尽忠、守节的活教材。如《十二月劝经》则是从正面规劝人们遵循礼仪、恪守孝道,以求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揭示徽州传统封建礼教残酷、虚伪的真实一面。《十八岁大姐三岁郎》、《等郎媳》,揭示的是封建社会徽州一带相当严重的“童养媳”现象。对某些贫困人家而言,童养媳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这种社会现象无疑是对人类男女爱情神圣情感的一种扼杀。现实社会中不断受到挑战与反抗。在民谣《等郎媳》中就流露出这种反抗和无奈之声。“娘啊娘,做事真荒唐。你讲把我寄(给)个好人家,童养媳等童年郎。我大他十岁哪里讲?不像老婆不像娘!驮着要撒尿,哭着要吃糖。日间领渠(他)嬉,夜间驮上床。清早起来帮渠(他)着衣裳。等到郎大我已老,命里注定没法想!”一些民谣对娘舅与外甥、姐夫与小姨的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描写也相当生动而真实。《摘梅》、《回娘家》反映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娘舅与姑嫂关系,描述辛辣有味、细腻深刻。《小白菜》是对普通人家亲娘继母相处差异的一种人生感受,过去在徽州,这种家庭背景特别多。《为人当报父母恩》则是对子女“孝”的要求。邵之惠口述的《奶头》也是例证之一:“没有奶头哭淋淋,衔着奶头嫡嫡亲。丢了奶头婆家亲,当了家婆黑娘心。”徽州人非常讲究和睦的人际关系,因为聚族而居,一个村庄姓氏单一,大部分都有血缘关系,宗族生存竞争必须依靠内敛力。《远亲与近邻》则是表达如何处理这种宗族邻里关系的:“菜花开,早逢春,门前大树好遮阴。远亲哪有近邻好,近邻不如对门亲。远处看着有块金,不如近处土称心。”所有这些,在历朝历代的正史资料中是找不到的。

(2) 透过民谣,可以了解当时徽州社会的风土人情,社会阴暗现象,甚至疾病流行等具体实态。《手艺》、《看花灯》、《喜鹊接亲》、《撒帐》、《撒五谷》,描写的是徽州民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风俗。《拜年》、《初一朝》则是徽州过年的风俗。邵培琦口述的《难过年》描绘的则是年底讨债的场景:“冻冰上墙,杀猪宰羊,披红挂

绿，喜气洋洋。这个讨账，那个讨粮。面嘴一摆，吵架收场。”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百姓缺衣少食的现象。采集中发现，徽州民谣中还有大量劝告戒乌烟或赌博的内容，证明当时偏僻的徽州一带食乌烟鸦片泛滥。如《戒乌烟》、《好赌之人必吃苦》、《乌烟害人》、《鸦片害人真不轻》，如实揭露了鸦片害人的恶果，起着相当重要的警示和劝诫作用，对赌博、乌烟等社会陋习的痛恨，也都描写得入木三分。尚田汪自源口述的《乌烟经》是这样的：“吃了三日搭五天，不吃呵就眼泪鼻涕腿抽筋。宁可三天不吃饭，不可一日不上灯。昨天吃一口，今日非两轮。直吃得前头片挂片，后面筋挂筋；露屁股，屁兜风。家中死了老子娘，还要再吃三分钟。卖了家中田和地，逼着老婆去卖身。又去偷人家菜壶菜碗自鸣钟，鸡鸭猪羊和金银。终有一日罪上身，披枷戴镣入牢笼。哭爹喊娘拜奶奶，再给我吃一灯！”

徽州民谣中还发现有大量有关瘌痢头、驮背、瘸跛、麻瘩(雀斑)等残疾人的题材。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有同情，也有戏谑、埋怨、讨厌的情分。由于卫生习惯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徽州一带患瘌痢(皮肤病)疾病者不少。民谣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一个侧面诙谐幽默地反映了这种被社会扭曲的现状。如《结发夫妻无奈何》、《嘲瘌痢》、《瘌痢样牛》、《瘌痢烧香》、《瘌痢佬好吃懒做》等。从《桃花不红李花红》这首民谣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一种社会心态：“桃花不红李花红，姐妹三个要嫁人。大姐嫁个光瘌痢，二姐嫁个瘌痢光，三姐嫁个一头鸡屎瘌痢疮。叫个瘌痢先生拣日子，一拣拣个腊八来拜堂。四个瘌痢抬花轿，二个瘌痢吹喇叭，一抬抬到瘌痢庄。瘌痢公公开轿门，瘌痢婆婆来装香。瘌痢大伯来买办，瘌痢小叔来走堂。灶下什么菜？腊鸡腊鸭辣酱汤。堂前不用点蜡烛，一堂瘌痢放毫光！”

(3)透过民谣，可以了解当时最底层平民的活法，包括对理想的追求、对公平的渴望、对生活的节俭。徽州是东南邹鲁，素来有“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理念。徽州人对读书的重视，对入仕的渴求，对光宗耀祖的追求，都成了民谣的重要题材，“读得三年书，考个状元郎”成为儿歌中最响亮的主题，时时鞭策着“书中自有黄